遇到座位紧张,潘基文就坐经济舱 4

热点关注

【美】汤姆·普雷特 著
现代出版社友情提供

[内容简介]

潘基文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主导着联合国的运作,影响着世界政局。他深谙外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,但在原则面前,绝不让步。他是世界上人际资源网络最广泛的外交家之一,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等国际政要私交甚笃。他也成为朝核六方会谈中,几方都予以认可的人物。在与潘基文进行了一次次史无前例的对话之后,汤姆·普雷特撰写了这本书。

[上期回顾]

潘基文从来不推掉别人打来的电话,因为他发现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管理时间,如果想真正投入工作的话,就应该为别人留有时间。

我说:"到此为止,你承受着媒体的批评,尤其是西方的新闻;你面对的是根深蒂固的官僚机构,几十个不服管的会员国,那5个常任理事国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……但你神色很好呀!你有什么秘诀吗?是因为吃了很多韩国泡菜吗?"

这句话确实把他逗乐了:"人们好奇,不知道我是怎么锻炼身体的。一般来说我不运动就连早晨我也抽不出时间。其实我不太喜欢运动。我就是睡眠好。"

"你沾上枕头就能睡着吗?"

"是的,我能睡,但睡不长。最多5个小时,但有时我只能睡几个小时,尤其是在外面旅行;你要忍受一连36小时或40小时不能睡觉。但我已经习惯了,虽然有时很困难,因为日程排得满满的。"

人们睡得长就活得长吗?被剥夺了睡眠之后依然有模有样,这种品质不是我们人人都能有的。"有人能行,但这种旅行不少人吃不消。"

他耸耸肩说:"国务卿,或美国的总统,我们之间的区别是,他们有专机,我没有。大多数时间我要乘航班旅行,有时我要坐经济舱,因为没有别的座位。"

这话让人感到震惊。"航空公司的管理部门就不能为了你赶走一个乘客吗?联合国不能为秘书长弄一架专机吗?"他摇摇头:"有时让人很尴尬。我与手下一同外出。我是说有时绝对没有座位,别无选择,你只好坐经济舱。"

不惊讶吗?"外边人还以为秘书长生活在金銮殿里呢,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。"

"哦,不不不不不不。"

来秘书长官邸造访的客人们发现这里也不是堂皇的大建筑,难免要感到惊讶,尤其是那些从韩国来的客人,熟悉曼哈顿房地产价值的人可能说,这所建筑能值几百万。

潘基文继续说:"说到航班,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。有时你在机场换机,不得不一连等上几个小时,这对任何一位联合国秘书长来说都是浪费时间。因为这个问题,不少成员国建议为秘书长安排一架专机,但是……"

"他们知道媒体要炒作!"

他脸色发白:"媒体?!他们不会说好话。"

"你用不着一架737,大概有一架商务机就行。一般与你同行的有几个人?"

"一般20人,安保人员也在内。"

"你可以用商务飞机,比如湾流或其他飞机。你可以租一架嘛。"

"我们考虑过租飞机,但这也有形象问题。"

"有钱的成员国不能出手相助吗?"

"我的前任得到了一些富有成员国的帮助,实际上,我也得到过这些富国的礼遇,这些国家很慷慨,有时能提供飞机。有飞机效率就高。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制订计划,我可以晚上离开或一早离开。要是换上航班的话,你的日程安排就要听从航班的安排。这时你的灵活性受到很大限制。"

"如此说来,你有两种旅行。一种是事先安排的,你能得到成员国的帮助。如果是临时外出的话,你就得赶班机了。"

他点点头:"上次(2010年2月)智利发生大地震,我想去慰问。作为秘书长,我当然很想去。但生活在美国的智利人更希望回去探望家人。"

"还有所有的名人,他们也想过去办他们的事。"

他苦笑一下:"去智利的航班一个空位也没有。最后我只好作罢。但此时他们的当选总统,就是现任总统皮涅拉总算帮了我一把。他把订完的8个座位取消了,所以我们才能成行,这次他帮助很大。但还有几次我几乎要取消行程了,因为实在没有座位。"

所有的人和媒体似乎都对秘书长抱有过分的希望,但要把他变成"没有翅膀的外交家",合理吗?

我接着问道:"比方说,你乘飞机15个小时赶到开罗,然后下飞机赶到宾馆。因为你要会见埃及总统或其他什么人,你有没有一小时的时间收拾一下,冲个澡,换换衣服,然后再与你的雇员见面,或者有时你从机场径直赶到会面的地方?"

"有好多次我要直接赶到会面地点,或者就算我到了宾馆,我能有的时间也不过是15分钟到半个小时。有时这真是不人道的待遇!"他大笑。"我连刮脸的时间都没有!那又如何是好?我就在飞机上刮脸,之后才能出场!"

我说:"因为你知道你一下飞机,照相机就能对着你的脸……"

"我当选秘书长之后,一位前任建议我,'外出旅行时,你要在正式的行程里提前留出一天。先休息一整天,不然就很困难。'但我从来没有接受他的建议。我总是一大早就赶到欧洲或非洲的国家,之后马上开始。然后你要一连忍受36小时或40个小时才能睡觉。"

"你能在飞机上睡觉吗?"他点点头。"你服用安眠药吗?""从来不用安眠药。""你真不喝酒,连一点葡萄酒也不喝吗?"

"我喝一两杯葡萄酒,但我的睡眠不超过两个小时,因为要为下一次会面做准备。有时我要在飞机上读完所有的材料,飞机上才是我拥有的时间。"

"你这个人在方方面面都是专家呀!"

"与我同行的雇员能睡觉,看电影。我没有时间。我要读材料。"

"这是你的第二任,所有的东西大概都能记下来了?"

"你与别人见面之前,要有针对性的准备才行。如果我晚上10点左右外出,又没有时间返回宾馆,那我就要带上所有的材料……把所有谈话要点装在口袋里。"

"这些事你不让助手来办吗?"

"或许我能让助手帮我拿大字讲稿。但我要准备好。你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情况,所以有些材料我要随身带着。这对我好,对我的心态也好,让我感到心安。"

"心安。"

"把所有的材料装进我的口袋,后面的口袋也要装。"

"'潘基文的'戏法'。"

"我开玩笑说,我的口袋里装上了所有的弹药,所以我要把所有的弹药打到地方上。作为秘书长,我要学习很多东西,这些都是我做外长时没接触的,如政治问题、和平问题、人权和发展问题,还有疾病与健康问题,教育、食物、燃料、气候变化,等等。"

"你的脑袋能行吗?"

"我设法把东西都装在脑袋里。"

溪望得知父亲病重时当了"白老鼠" 5

悬疑推理

求无欲 著
花城出版社友情提供

[内容简介]

一宗宗离奇诡异的惊天迷案不断汇集到省公安厅,为尽快处理这些案件,王者归来的"刑侦新人王"相溪望被公安厅长秘密招募,重新成立"诡案组"。小相如何侦破一桩桩诡异离奇命案要案?在诡秘案件的背后,等待相溪望揭开的还有怎样的真相?作者求无欲凭借该书成为了"悬疑新天王",《诡案组》第一季已被改编成电视剧,将于年底隆重推出。

[上期回顾]

在溪望到资料室之前,有人抢先一步撕毁了病历。溪望在医院遇见李梅,她身上的香水味引起了溪望的怀疑。

"哟,都还活着。"溪望来到兄弟榴莲的"茶庄",向众人打招呼。

另一个兄弟发高烧迈着轻佻的舞步从外面进来,走到茶几前潇洒地转身,摆出一个很酷的姿势,然后就像个蜡像似的一动不动。

"闹够了没有?该跟我说点正事了。"溪望说。"哥有哪回让你失望?"发高烧拨弄溪望的手,点上根烟又道:"我在谨言律师事务所楼下的咖啡厅里泡了一个早上,把一个长得还可以的店员迷得神魂颠倒。她说有见过那个长得挺风骚的律师妞儿,对方的确是在事务所里工作,而且这事务所似乎也是做正当生意。我可不是只去那喝咖啡,还跑进事务所遛了一圈,把接待处的妞儿也给泡了。"发高烧翻过身坐到溪望身旁,"她说李梅虽然是事务所的律师,但却从来不接官司,就连离婚协议这种轻松活也不接,倒是专门接受一些调查性质的委托,尤其是商业调查。她还向我暗示,这位李大状曾经帮客户盗取对手的商业机密,看来不是个善男信女。"

发高烧又掏出手机,翻查出一些图片向溪望展示,"我偷偷摸进她的办公室,拍到一些挺有趣的照片。"溪望接过手机查看,眉头皱得更紧:"难道寄匿名信的人是她?"

发高烧将李梅办公桌上的文件夹全都翻开拍照,这些文件大多都是与溪望有关的资料,当中竟然有其父相云博的住院病历的复印本。根据病历所载,父亲在注射一种名为"泥丸"的药物后,病情马上就得到控制,并在其后两星期内明显好转。但奇怪的是,父亲虽然已日渐康复,但却毫无先兆地猝死。

将手机交还对方后,溪望便陷入沉思。李梅与其说是律师,还不如说是私家侦探。她不会无缘无故地调查自己,肯定是接受了某人的委托。是谁要调查自己呢?对于这个问题,他一时间也没有头绪。

从种种迹象看来,寄匿名信的人很可能是李梅。但也几乎可以肯定,昨晚抢在自己之前将病历撕毁的人也是她。假设匿名信是她寄来,她为何又要阻止自己去查证信中的内容呢?更让溪望想不通的是,她为何会知道自己的行踪?

如果对方不知道自己的行踪,不可能抢先一步将病历撕毁。但他又确定,除映柳外自己并没有被别人跟踪……

离开茶庄后,他来到一间餐馆,向迎宾处的人问道:"请问王先生到了吗?"对方查看预约簿后回答:"王先生订了8号房,预约时间是六点。先生你来早了,要不要先到厢房坐一会?""有劳带路。"

溪望等了十来分钟,宏叔便在经理亲自引领下进门。当他看见溪望就立即张开双臂,给对方一个热情的拥抱。溪望上午去宏叔公司找他,但是宏叔忙于工作,不过溪望临走时宏叔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包单支装牙签交给溪望,"你牙缝上有青菜,处理一下吧!我先去办事,有空再请你吃晚饭。"

溪望拿出对方上午给他的单支装牙签,"牙签上有这家餐馆的地址,所以我就来碰碰运气,看能不能混一顿饭吃。""聪明,这顿饭我想不请客也不行了。"宏叔爽朗大笑。

"宏叔,今天早上是不是不方便……"溪望欲言又止。"的确是有些不便。"宏叔收起笑容,"你别看我在研究所里混上所长,其实也只是个打工的。我在办公室里的一举一动,都在别人在眼皮底下。"

"那我父亲的事……""这里就只有我们俩,你有什么想问尽管开口问,我们之间没什么不能说的。"

"我觉得父亲的死有些可疑……"溪望将昨夜在医院发生的事告诉对方,"似乎有人想隐瞒某些事情,所以我想向你了解一下,父亲离世时的一些细节。"

宏叔突然变得严肃,点了根烟狠狠地抽了一口,随即向对方讲述当年的一些情况——

老二入院的时候,你正在外地念书,在他身边的就只有见华这个小丫头,所以入院手续那些琐碎事都由我来打点。

医生说他患上了胰腺癌,我动用了一切关系,几乎把本地所有名医都请过来,给他做了次会诊,希望能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案。可惜会诊的结果却令人沮丧,所有医生都不约而同地摇头,说他的病情已经到了药石罔效的地步。甚至有医生背地里跟我说,该为他准备后事了。

说起来也奇怪,那天医院开出病危通知书,我接到电话后就立刻赶到医院。这时老二的身体已经很虚弱,我本想派人到学校接你回来,但他却拉住我的手,跟我说:"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办,老天爷才不会让我拍拍屁股就走。"接着,他又自言自语,"或许,我命中注定要当一回白老鼠。"

他这话让我一头雾水,还以为他病糊涂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原来他负责的研究室正秘密研发一种代号为"泥丸"的新药。而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,泥丸竟然是种万能圣药,几乎可以治疗一切疾病。

我当时是研究所的副所长,老二则是研究所其中一个研究室的主任。按理说,不管他跟手下研究什么课题,也得跟我交代一下。可是,泥丸这个项目居然就只有他跟相关的研究员知道,要不是他打算亲身试药,我可能这辈子也不知道世上竟有如此神奇的药物。

或许,能治疗一切疾病有点言过其实,但泥丸的适用范围几乎涵盖我所知道的一切疾病,从常见的感冒咳嗽,到世纪医学难题癌症、艾滋病等,都是泥丸的适应症。而且动物试验的结果,也显示泥丸的效果相当理想,只要再通过人体临床试验就可以推向市场。除了正在研发的泥丸,就没任何方法能够挽救老二的性命。所以虽然觉得有些冒险,但我实在想不到任何反对的理由。

注射泥丸之后,老二的病情很快就得到控制,精神要比入院时好多了。泥丸的效果比预期更为显著,用药大概一个星期,他就已经能跟我到花园散步。而在一个星期之前,他可是连床也下不了。他的主治医生也说泥丸的效果实在太神奇了,日后要是全面普及,恐怕九成以上的医生都要改行。

眼见老二快康复出院,研究所的卢所长突然让我到外地参加一个研讨会,还把所有我们能信任的人全都支开。我当时也没在意,心想老二的病情已无大碍,再观察一段时间应该可以出院,我就算走开一两天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可是,我万万没想到,我刚出门老二就出事了。